

## 2024 年玄中寺十月佛七开示

### （十一）

大家把自己的心念照顾好。

以前的人入道修行，都是因为生死心切，为了解脱，为了远离生死的束缚，才入道修行。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，诸多因缘，有的人很清晰，有的人就很模糊。

佛入道就是因为生死心切。修行生死心切，就容易与道相应。如果能闻到死亡、无常的味道，我们那颗心就会很警觉、很精进——“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”

古代那些祖师们、那些成就的人，都是生死心特别切的。生死心切的人道心就好，言行也会非常谨慎。通过一个人的言行，就



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是如何的。

临济义玄禅师在黄檗禅师座下当园头种菜，把园子里的白菜种得横平竖直。这样的人做任何事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。

所以，什么叫“生死心切”呢？就是你已经准备好离开，而且是随时离开。这样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，他坐在这个地方，就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流逝。

不是时间在流逝，时间是不动的。如果不参考一个东西，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时间。时间是不动的，是我们的生命在流动。

这样的人生死心很切。生死心切，各种功德就会从内心生起，因为他与道相应。他会去做一切有意义的事，会避免一切无意义



的恶业、恶事和恶行。而且，这是他自然地流露，不是假装的。

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来源于一幅画像，这幅画像从明代一直流传至今。画像里的人身披袈裟，安详地坐在法座上面，手持一串佛珠。这幅画像的主人公是谁呢？就是明代末年漳州的高僧——樵云禅师。

樵云禅师俗姓郭，福建漳州人。他祖辈都以务农为生，没什么文化，也不识字。后来樵云禅师生起道心，于本骏山——头社桥下庵剃度出家。

出家以后，因为他不识字，根器又钝，就像我们说的，“笨笨的、呆呆的”。他就每天在寺院里干活，种菜、挑水、砍柴……好几次他到师父那请法，师父给他讲，他也搞不懂。后来师父说：“你这个人太过愚笨，



不适合修行，还是多做福报吧，为僧众服务。”他没有怨言（这样的人，心非常老实），就每日为大众服务。

有一天，寺院来了一位云水僧，什么叫“云水僧”？以前的寺院有一个“云水寮”，“云水寮”就是供那些挂单的师父们住三天、五天的地方。

这位师父看到樵云禅师，问他：“你每天愁眉苦脸的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想修行，却不会修行。师父给我讲了我也听不懂，不知道怎么用功。”云水僧就说：“用功很简单的。”他一听就来精神了，马上搭衣持具，顶礼这位云水僧人。

僧人看樵云禅师的道心特别好，生死心切，就对他说：“在末法年代，修行最简单、最容易的就是念佛法门，持念阿弥陀佛的名



号。你只要把这个名号抱住了，不仅可以了脱生死，即身也能成为法身大士，生死自在得了得。阿弥陀佛发过如是大愿，所以你就老实念佛，必得成就！”

樵云禅师一听，心生欢喜，暗下决心，要觅一静处，老实念佛。最后他在寺院的后山找到一处小石窟，准备在那个地方隐居修行。

刚开始他将此事告知同门师兄弟，他们反驳道：“你修什么行啊？干点活得了。”都不信。于是他就偷偷把修行用的资具准备好，独自一个人上山修行。

古代的人住山，都是找一个石窟或者找一个山洞，封一封、堵一堵。现在的人住山，那就是“美其名曰”住山。



我有一位道友在九华山有个茅棚。以前我们叫“大茅棚”，“大茅棚”有两层意思：一方面它比较大，周围有很多离得不远的小茅棚（距离几公里或者几百米），如果供养丰厚，就分给住小茅棚的师父们；另一方面，茅棚虽不大，但是法界体性无边。所以，今时说“大茅棚”，也就是间小小的草屋而已。

但我这个道友的茅棚不是，我们一看，那不是大茅棚，是大别墅啊！三间大别墅，还有院子，特别好！他带着一众修行人，有女众的师父，还有一些居士，其中男众有两三人，一共十多个人。住三间大别墅，“大茅棚”。

我跟他开玩笑：“住山者，即非住山，是‘名’住山。”对外说自己住山修行多少年，结果一看，这样的山谁都想住。市面上



住一晚，少则一两千，多则三五千。“大茅棚”里应有尽有，各种设施都很好——虽然没有电，但有太阳能，现成的，就差电冰箱了……

我跟他开玩笑说：“你就是换了个地方，带着一帮听自己话的人‘吵闹’而已。”

现在住山可能就是这样。不像以前的人住山，真的是一个人，一个破茅草屋一搭，或者一个小山洞，用石头垒一垒，就那样住了。

现在的住山相当于隐居、安享生活，过得舒舒服服——今天这儿扩一点、明天那儿扩一点，今天这儿搭个房子、明天那儿搭个房子……（五台山有一位道友，我叫他“莲花洞主”，山洞里面就是世外桃源，别有洞天，很不一样。我去过一次，那个地方特别好。）



“美其名曰”住山，名声也好听——“某人住山多少年。”那样的山我也想住，特别好。我们在石壁山已经住了一年多了，也是“住山”修行。

樵云禅师不一样，他是真住山，什么都没有。刚开始他带了一点资具，用完了以后，山上有什么就吃什么。因为经常回寺院拿东西不方便，他自己会种菜，就种一点芋头、青菜，用菜叶煮水充饥，然后修行。每天如是，老实念佛，就念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

他的侄子知道以后，心疼地说：“哎呀，这太苦了！”就给他送了一匹布，说：“做些衣服，看看你的衣服，都破成这样了。”樵云禅师不理他，侄子把布放在那里，含泪而去。他这样住山一住便是十三年，独自一人老实念佛，念了十三年。



所以，真正想住山成就，就要独自一人。一个人修“佛果”，两个人修“善缘”，三个人修“贪嗔痴”。

但是很多人独自待不住，他会孤独、寂寞。有的人说：“师父，我不孤独、不寂寞。给我找一个好的环境，我能待一天。”我说：“孤独、寂寞和是否有人没关系。有的人孤独需要人，有的人孤独需要环境，你就是需要环境的孤独。”

只要你依托外在，你就解决不了你的孤独和寂寞；只要你心安住于法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场合，你都能解决孤独寂寞的问题。

樵云禅师一住十三年，侄子给他的布从未动过，上面落了很厚的一层灰。现在有些法师，比如像我这样的，别人供养个红包，放在那，我就假装没看到，他走了以后，马



上看看：“多少钱？”或者别人供养个盒子，假装不在意，“啊，放那吧。”等人走了以后，马上拆开看：是什么东西？是好吃的？还是好用的？就很虚伪。

以前的修行人很真实，那匹布一放十三年，他没动过。自己裤子破了，看一看，拍拍大腿说：“挺一挺啊，以后我受国师礼的时候，给你穿龙裤。”

他自己很娱乐，说：“布者自布，堆作尘土。裤者自裤，破而不补。”什么意思？布本身是布，没有了就归于尘土；裤子本身是裤子，补了就不是原来那条裤子——修行人很会自娱自乐。后来他通过修行得了道。

有一天，一个樵夫上山砍柴，下起大雨，就到他的茅棚里躲雨，说：“修行人，能不能给我点吃的？”“我这儿没吃的呀。”樵



夫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樵云禅师说：“你去茅棚外面，捡些不大不小、圆一点的鹅卵石，拿回来洗一洗。”

樵夫拿回来洗了洗，然后放在锅里面，禅师盖上盖子，点上火煮。煮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可以了，你吃吧。”樵夫开锅一看，“咦？都变成芋头了！”樵夫心想：哇！这是个大修行人呐！樵云禅师就叮嘱樵夫：“出去不要说啊，说了以后不给你吃了。”

关于这个山洞，说法不一，我也曾去过龙裤国师修行的一个山洞，那个地方周围确实有些像馒头一样的石头，一模一样的，但到底是不是那个地方也不好说。我去的是支提山，这里说是三峰山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地方，或者他在不同地方修行过。

后来樵云禅师想：我这样修行也不行，



得下山去利益众生。于是他找了一个路口的八角亭，每天给过往的人施茶。

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事，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去世了，给万历皇帝托梦说：“我掉入冥界，快请高僧为我超度。”

万历皇帝就把观星大臣找来，说：“你观察一下星象，看看哪里有高僧。”大臣观察星象，看到福建漳州一带有祥云，他说：

“福建漳州肯定有高僧。”皇帝就下了一道敕令，诏集福建的比丘们，全部进京超度。

为迎请这些师父们，皇帝下令建造一道新门。但他又想：如何辨别谁是高僧呢？于是在门底埋了《金刚经》。

樵云禅师正在八角亭施茶，南山寺的同门师父们进京经忏，路过此处，他便问道：

“你们去哪里？”“去为皇帝……”如是这



般一讲，“能不能带我同去？”师父们说：“你什么都不会，字都不识，去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不会，但帮你们挑挑担子、打打水、做做饭，都是可以的。”“那你就跟着吧。”樵云禅师就跟着这一路人到了京城。

皇帝之前有过交代：凡是从这扇新门进去的比丘，给点盘缠打发走，从另一扇门走水路回福建。若有不入此门者，需禀报给他。

这些人到了新门前，只有樵云禅师不进去。看门士兵就问：“你怎么不进去？”他说：“不能进，这地下有金刚。”于是看门的士兵就禀报皇帝：“有一位衣着破破烂烂、毫不起眼的苦恼僧，他不进门。”

皇帝来到门前，站在门里问：“师父，你为什么不进呢？”“这地下有金刚，不能进。”皇帝一听：哎呦！这是个高僧啊！就



说：“那你就头朝下进来吧。”樵云禅师翻了个跟头，头顶着地就进了城门。

皇帝闻到他身上有一股臭气，问：“你会不会洗澡？”他说：“不会。”皇帝就派宫女给他洗澡。宫女给他洗上身的时候，觉得没问题，给他洗下身的时候，宫女就不好意思了。樵云禅师说：“此肉非彼肉耶？何必妄生分别？”宫女想：好家伙，洗！

洗完以后，因为宫女看到禅师的下身如螺纹状，好似佛陀三十二相的“马阴藏相”，便把这个事情禀报给了皇帝。皇帝一听：“这肯定是位高僧，没问题的。”

皇帝接见他时，就问他：“你为我母亲超度，需要搭多大的台子？”

他说：“不需要大的，搞个小台子，弄个招魂幡，随便供点水果就行了。”



皇帝一听，觉得这有损皇室颜面，就说：“这么点水果，不好吧？”“没问题，按我说的做就可以了。”皇帝问：“什么时候做佛事？”“五更给你做。”

五更以后，龙裤国师（樵云禅师）拿着招魂幡，说了一个偈颂：“我本不来，是汝故爱，连根拔起，超升天界。”然后把招魂幡在空中晃了三下，大念三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把李太后给超度了。

他和皇帝说：“恭喜皇上，太后已升天界。”皇帝心想：你忽悠我呢吧！刚有疑惑，李太后便在空中浮现了，她说：“感恩三宝！感恩圣僧超度！”

皇上亲眼所见，很感恩这位禅师，就跟他说：“禅师，你有什么需求？金银珠宝，随便你挑！”



樵云禅师也不说话，一直盯着皇帝的裤子，把皇帝看得寒毛直竖，说：“你这是干嘛？喜欢这条裤子吗？”

禅师说：“哎呀，为了圆我以前的一个念想。以前我住山的时候，裤子坏了，膝盖露了出来，我对这个膝盖‘小兄弟’交代过：以后我受国师礼的时候，一定给你穿条龙裤。”

皇帝就说：“那我给你做几件。”“不要，把你这条脱下来给我就可以了。”皇帝就把这条裤子脱下来送给他，他穿着很庄严，后来就称他为“龙裤国师”——因为他穿了皇帝的裤子。

龙裤国师在宫中住久了，很多大臣都知道他有神通、神变，很想拜访他。他就想起了在山中修行的日子，特别想回山里。



有一天，他和皇帝在后花园游览，看到一座石塔，上面刻着梵文，他特别欢喜。皇帝看他特别欢喜，就说：“我找工匠给你做个一样的，或者把这座塔搬到你的住处。”

他说：“不用了，只要你给我，我自己拿走就好了。”皇上说：“你自己怎么拿呀？”“你给我就好了。”皇上说：“那给你吧。”他就把那座石塔变小，装进袖口里面，腾空而去。

皇帝问他：“你去哪儿？”他说：“去福建。”“福建什么地方？”“三峰。”“哦！”皇帝知道了。

后来皇帝数次请他回宫，他都没回。皇帝就在福建漳州一带给他建了一座寺院，叫“闲云石室”，现今犹存，据说在厦门的某个地方。



樵云禅师就是生死心切，他的名号为“龙裤国师”，法名为“真常”——樵云真常禅师。他一生不识字，就只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便与法相应，得了大神通，然后出山，利益众生。

圆寂以后，僧俗都想要他的法体，就把他的衣冠、一幅画像、一条龙裤和他的法体分开，出家人选择了法体，化出的舍利进行供奉，衣袍和画像分给了在家众，流传至今。

画像上，樵云禅师头顶戴帽，身穿袈裟，手持念珠。他“一生一句弥陀出乾坤”，教化众生几十年，于八十六岁圆寂。

如果生死心切，即使是一个修行要诀，真正深入内心，就可以得大受用；如果生死心不切，悠悠泛泛，即便知道几百个、几万个可以成佛的法门，对你来说也没有用，因



为你没有真正一门深入地修行。只要你通达一个法门，所有的法门都可以通达。

我们到底是什么根机呢？以前的人会有师父为他观察，但现在的师父也不会观察，师父修什么法，就教弟子修什么法。然后说：“我观察了，你就是这种根机。”对另外一个人，师父也说：“我观察了，你也是这种根机。”全是这种根机。

樵云禅师不一样，看他利益众生、利益皇帝的这段故事，也能看得出来——没有神通难利众。有了神通，众生想什么，你就会知道。

以前，我的师父对我说：“我今生有如此般的成就，多亏了弟子。”我当时想：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让他成就了？想不明白。但这两年我终于参透了这句话，我感觉我能有



今天的成就，也得感谢我的弟子们。

有的时候，观察一位师父的内在是否有修证，就看他的慈悲心。师父有慈悲心，一定有内证的功德。观察一个弟子内在是否有法益，就看他的恭敬心。弟子有恭敬心，肯定得法益。

否则，如果一位师父自身的烦恼很重，很自以为是，性格也很刚强。当他面对弟子的时候，即使说是因为自己严厉，也可能就是一种自我发泄。

有的时候，我会被自己的徒弟气得“狼哇的”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气得心脏都疼。刚开始我因为这非常痛苦，就发誓：无论是在家众还是出家众，我都不能收徒弟。

后来我发现这是不对的。有一天，我坐在椅子上，终于悟了，终于参透这件事了，



从此不再被影响。

为什么？我觉得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、行为，包括他能遇到谁，全靠福报！如果他缺乏福报，一定会遇到不好的人，也会听到、听进去不好的思想，然后就有不好的行为；如果他有福报，一定会遇到很好的人，会有很好的思想和行为。所以，全凭福报，不是我作为谁（或有某种身份）能去干涉的。

后来我就发现：一个人做任何事情，只是在做他喜欢的事，我不能因为他做了他喜欢的事，而让自己变得不欢喜。本来我是作为一位出家人去利益众生，是互相进步的，现在因为收徒众、利益众生，反而让自己变得很烦恼，那不就错了吗？

所以，即便有时我能看出我的徒众（所谓的徒弟）和我说话、做事很虚伪，但是他



们都好意思虚伪了，我也不好意思不信呐！我就陪他们“演戏”，我完全了悟到：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相聚。切莫互相拆穿，要好好演到杀青（剧终）才好。

我也觉得：我的生命是一个非常赤裸、非常单独的存在。如果我把自己当成一位师父，既然他是徒弟，我就很可能要求他所有的行为按照我的方式发生，但这很难！因为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和福报，是不一样的。

我发现：我不能停留在我个人的“生命形式”上，我要停留在我的“生命本质”上。我的本质是“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”，所以我没有任何恐惧。

坐在念佛堂，我就是监院的身份；离开念佛堂，坐在自己房间的椅子上，我就只是



坐在椅子上的身份，不会带着念佛堂监院的身份。当我知道我的生命赤裸裸、不带任何身份的时候，我的那一份执着慢慢就会淡化。以上是给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。

这两年，通过徒众给我的巨大“打击”，我才看到自己内心在面对这方面的脆弱，然后我慢慢就超越它了。这是我几年中收获最大的地方——强迫性地让我看到自己生命赤裸的本质。

我特别感恩我所谓的弟子们，是发自内心的感恩，不是虚假的。我现在不忍心发脾气、打人，万一他是哪位菩萨派来考验我的呢？以前是师父成就弟子，现在社会已经颠倒了，弟子成就师父的时代到来了。

我的师父曾给过我一句教言：“当你有一天去摄受徒众的时候，切记：如果弟子听



你的话，你就是菩萨；如果弟子不听你的话，他就是菩萨。”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心中，这些年也是以此参照自己的心。

有时我丢失了正念，也会被“转”，会觉得：这个徒弟怎么这样？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、这样的思想？……我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情绪会有轻淡的波动。当然我也会去劝诫、劝导，听则听，不听则随缘，都依个人的福报。

“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。”六时常精进，随缘度春秋。

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福德、因缘，你可以去劝诫，但不要干涉任何人。“干涉”就意味着你想让别人按照你的方式发生某些事情。如果没有发生，你就会觉得不舒适、不如意。当你感觉不舒适、不如意的时候，你



要知道，这已经不是菩提心了，是控制的心，是某一种潜在的欲望，那就错了。

通过这些年的经历，我觉得：即使没有神通，但如果有非常深入的自我反省的力量，也可以通过和出家徒弟、在家徒弟的交往过程受益。

至于他们能得多少益处，要看他们自己如何深度思考。这些年我最得意的，肯定来自两方面：一方面是我的师父们；一方面是我所谓的弟子们。最大伤害的来源是弟子们，最大成功、最大受益的来源也是弟子们。如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所讲，众生确实确实是我们成佛的根本！

以前我总是想得很美好，后来我想到一个比喻：一棵树要扎根，肯定是往土里扎，它要破土生长的时候，那将是一种撕裂般的



疼痛。

即使没有神通，但有深度的观察，你也可以尝试利益众生，不过真的挺难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：师父们，如果你们没有那个心量，利益众生很难，真的非常难！

我现在特别怀念小时候在云居山，那时有个道友，圆岸师，我们俩从十五六岁就在云居山睡大通铺。那个时候很自在，特别好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上个殿、过个堂，谁也不认识，每天坐坐香、练练腿子，很快乐。

现在回不去了，当然也不想回去了，现在的状态也很好。

我们修行的生死心确实要“切”。把心放在法上面，偶尔散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，但是要把心尽量放在法上面，久而久之，一旦与道相应了，就可以一了千明。



回向吧。

（2024 年 11 月 26 日 果然师父开示于玄中寺念佛堂）